

大烟 很

同名电视剧
现已火热筹拍

洪水◆著

人，心黑了，比狼更凶残
狼，虽不为人，却有人情味

苍凉神秘的辽东山区，我们的祖辈在这里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们是“响马”、“胡子”、“恶匪”；还是一群劫富济贫、抗日救国的侠士？

德高望重的洪四爷、不让须眉的女强匪、料事如神的霍疯子、美丽而风骚的日本女军官，还有那只知恩图报的狼，共同书写了这部灵与肉、血与火的壮烈史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國 煙 癮

洪水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烟狼 / 洪水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113-0479-7

I. ①大… II. ①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213 号

• 大烟狼

著 者 / 洪 水
责任编辑 / 齐敬霞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 1000 16 开 印张 / 19 字数 / 290 千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479-7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 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第 一 章	母子狼情,生死惜别	1
第 二 章	金钱豹出没,误打误撞逞英雄	8
第 三 章	霍老怪治病,阴阳怪气显神通	13
第 四 章	孩提邂逅,情窦未开	20
第 五 章	匪穴相识,内有情缘	26
第 六 章	四爷摆事,众人叹服	33
第 七 章	那姥爷家遭劫难,一夜家败	40
第 八 章	霍疯子神算,无所不知	48
第 九 章	那翠娥起事,上山为匪	55
第 十 章	二先生学徒,巫医神汉	62
第 十 一 章	立足为匪,杀富济贫	69
第 十 二 章	家屯中杂事,粘亲连襟	74
第 十 三 章	狼、狗交恶,为主而战	82
第 十 四 章	神秘死亡,一片恐怖	89
第 十 五 章	四爷神断失,巧周旋	97

第十六章	官兵判案,土方土法	103
第十七章	张锡锅收徒,飞镖显神威	107
第十八章	天武卧底,官升署长	114
第十九章	娶妻送妻,扑朔迷离	124
第二十章	奉天商铺大变脸,妓院烟馆遍地开 ...	130
第二十一章	春喜楼后台老板,神秘幕后人	137
第二十二章	张掌柜的,你出来	148
第二十三章	警察局洪探长伸张正义	159
第二十四章	绑架金老大,打死日本浪人	177
第二十五章	引来杀身大祸,与敌斗智斗勇	189
第二十六章	回逃家乡,武师随行	197
第二十七章	九·一八在东北,赵子和露脸	203
第二十八章	哨子河警察署,汉奸伪善	214
第二十九章	中佐田中贺子	224
第三十章	女县长松下美惠子	233
第三十一章	进城开诊所,虚实把脉	246
第三十二章	三青年杀人,戏耍女县长	259
第三十三章	美女日军官发淫威,受虐施虐真疯狂 ...	271
第三十四章	日少将坂垣迷恋古玩字画	280
第三十五章	捣毁警察署,爆炸震天响	291

第一章 母子狼情，生死惜别

洪四爷

爷爷常常说：不善之人，必有恶报；不恶之人，必有善报。

奶奶平时说：恶富善贫。善恶颠倒，好人未必就有好报，恶人未必就会有恶报。

爷爷奶奶的观点并不完全全一致，有时相同，有时就各有说法。但这并不影响家庭的和谐。

爷爷就叹道：也是这理！这世道！有钱的土鳖坐上席，无钱的君子受鳖气。不管它世道怎么变化，终归人在世上，鳖在泥里。

奶奶坚决地说：他玛玛（满族语：父亲），世道不管咋变，治气不如攒钱，攒钱不如买地。

爷爷摇摇头：那是老皇历了，不对。气是要治的，钱也是要攒的，地也是要买的。近朋远亲都要有，那才行。可这活人，就又不同了，有时候气也是可以不治的，钱也是可以攒的，地也是可以买的，但亲戚朋友不能没有。

奶奶说：这年月，兵荒马乱的，不要招惹是非，安安地在家过日子，才算稳当吧？

爷爷晃晃头：他讷讷（满族语：母亲），你别管我的闲事。我洪四爷怎么说也是个“马上光棍”（地方土语，指此人是个英雄），县太爷刘白毛子都高看我一眼，有事还让我三分。就连爱新觉罗们都看重我四爷，可是



我不愿去享那荣华富贵！不愿去罢了。

夫妻俩听着屋外边的风吼呼叫，看着窗外的雪飘莹莹，在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闲篇。四奶奶已经怀孕九个多月了，估计也是快要生了。

爷爷排行老四，外号叫洪四老虎，原名洪永俭，是远近有名的洪铁嘴子，属于“马上光棍”。大脚奶奶是一名接生婆，三里五村的孕妇基本都是四奶奶给无偿接生的……

洪四爷喜欢抽上几口大烟，几个儿子虽小，却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孝敬着他。大儿子洪天冲一米九三，十六七岁了，未娶妻生女，却不谙世事，每天捧着一本《奇门遁甲》，夏天躲到东山大白石上孜孜不倦地读着，冬天在家里一猫，捧着《奇门遁甲》铆劲儿地读。他希望自己能够飞上蓝天，也可以遁地而去……人送外号大先生。二儿子洪天知随之也被冠以外名叫二先生，这二先生就是我（作者）的父亲，一切外部交往的事情都由他来完成，他比哥哥小两岁。老三基本上呆在家里，做一些家里的重体力活。老四年龄还小，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

这是一九二三年的隆冬时节，笼罩在山区上空的寒冷气候，不时地在袭击着每一个村村落落。

洪四爷骑着枣红马穿过大洋河冰面，直奔哨子河赵员外家而去。

洪四爷的家谱上显示，祖姓得愣阿，满洲人，属镶蓝旗。祖籍长白山四道沟人，即今日的长白县。在跑马占荒的年代，得愣阿先人们因战功卓著，随驾进京，得愣阿的三个儿子留京在旗务各部就职，以后，大儿子留在京城；二儿子回到盛京（奉天）；三儿子特合那来到了岫岩，洪四爷这一支脉就在岭沟这块山地安下营扎下寨。这儿是山环山，山套山，山山相连，一圈圈山围着另一圈圈山，总之，里里外外都是山。大山裹着小山，小山傍着大山……

洪四爷就住在岭沟的三道河畔。三道河是傍着大洋河的一块狭小的平原。平原的西侧由三河、洪家沟、大缩脖沟和小缩脖沟几个自然村落组成。

三河没有财主，只有富农；洪家沟地主和富农都没有，只有中农；大缩脖沟有一位地主，是一寡妇老太太，名叫汪满氏；小缩脖沟和洪家沟一

样，最富裕的就是中农。当然，这种成分划分是解放后的划分法。

洪四爷家里并不富裕，可他竟能有办法时不时地抽抽大烟，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家里有一点底，但不厚实；二是洪四爷和远近的所有财主、社会名流们都是朋友，一些地方上的头脸人物，对洪四爷都很慷慨。洪四爷的威望不是打出来的，而是靠一张嘴说出来的；他的哥哥洪永伦靠打打杀杀，不仅没有打杀出威望，相反却臭名昭著，这是后话。

洪四爷在财主面前从来不吃亏，在穷人面前，竭尽全力去帮助。在洪四爷面前，是穷的可交富的可维。

煞煞的寒风在洪四爷的耳边吹过。他戴着狗皮刮耳大棉帽子，着藏青满族旗袍，脚下是东北有名的靰鞡鞋。枣红马膘肥体壮，在雪路上是一阵阵小跑，马蹄踏的雪花四溅，传出悦耳的得得马蹄声。

冬天的斜阳，矮矮地挂在西天的边上，好像站在山巅，扬手一举就可以够它下来……

洪四爷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随着枣红马进了哨子河街。洪四爷来到了赵员外的家。

赵员外

赵员外，赵老太爷，是岫岩和凤（凰）城、宽甸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拥有良田上万亩，山林一两百处。哨子河一带多处房产是他家的，在岫岩还有多家商号和买卖，就连奉天都有他的商号。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户人家。由于赵老太爷为人处事虽然有些小气，但心地向善，对人对事不恶，人送个雅号叫赵员外。

这赵老太爷有四房太太，女儿不少，儿子就只有一个。他的儿子赵子和与二先生年龄相仿，他天生就不是财主的料儿，他对山峦、田地、房产、商号买卖都不感兴趣。赵子和不爱江山也不爱武装，他却爱读书。

洪四爷的到来，赵老太爷很高兴。

“四爷好，一路冻着没有啊？”

“谢谢赵太爷的关照，一路顺风顺水。”

寒暄之后，赵太爷、洪四爷及赵子和一起去他们家的酒馆吃晚饭。喝



上老白干，吃上酱驴肉，赵老太爷长长地叹息一声：“唉，我儿不争气呀！四爷你说，我这一大家子产业，就一个带把儿的还不给我做脸，你说我该怎么办？”

洪四爷用手抹了一把脸，干了一盅小烧，笑笑说：“嗨！我看子和侄子不错。他有文化，懂礼貌，不在街面上瞎混，你就知足吧。在这个乱世中，男能不盗，女能不娼，为人正廉，那就是好人。男孩子多学学文采百利而无一害，胸中有墨宝，将来必成大器。”

洪四爷的话，把公子哥说得乐呵呵的，公子哥赵子和问四爷：“您那干女儿那翠娥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提不要紧，四爷却愁容满面。那二姥爷也是大户，他是四爷的磕头弟兄，两人拜过把子，是生死患难之交。那二姥爷看好了四爷家的老二，非要把自己的女儿翠娥嫁给天知不可，这可难坏了四爷。四爷家的老二是从小定了娃娃亲的，没有办法给人家退亲，为这事洪四爷和那二姥爷还闹了个半红脸。倒是那家姑娘那翠娥懂事，她说，“这事是强求不得，命定的。”

“翠娥是好样的！”公子哥眼睛一亮，叫了一句。

赵老太爷斜了儿子子和一眼，与四爷碰杯，话却是说给儿子听的：“人不能空想，用石头砸天你够不到！用嘴吹气还能吹到星星上去？再有抱负，也要实业救国。没有实力，空谈救国，屁用不顶。”

赵家爷俩不对脾气，常常是话不投机。赵老太爷算不上是那种为富不仁之流，但为人却吝啬得很，尽管他家业富足，万贯资财，他却小气得出了名。这儿子却和他大相径庭，出手阔绰，为人慷慨大方。儿子对他攒下的殷实家业不感兴趣，对金条，对拥有的山峦、土地也同样置若罔闻。赵老太爷对儿子的不争气，非常恼火，可他没有办法，恨铁不成钢。

爷俩虽说不合脾气，当爹的还是让着儿子，毕竟只有这一个儿子。几房太太都不做脸，就留下这一个带把儿的，香火还要靠他来继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发扬光大。

赵员外说：“四棱木头必须要从那圆眼过，扔石头砸天够不到，人啊异想不会天开。”

儿子赵子和瞥了玛玛几眼，心里边老大不服气，却没有说什么，低头

吃饭。

酒过几巡，洪四爷说话了：“赵老太爷，我这次来就是给你添麻烦来了。”赵员外说：“什么麻不麻烦的，你四爷每次来，我不是打牙往肚子里咽哪，你要什么，就说话吧，我赵某人又要割肉了。”

“二十五斗苞米。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些花子也得活下去呀。”

“行啊，好事你来做，粮食我来出。”

“来！我敬赵兄弟一杯，兄弟给我面子了！”

赵老太爷长叹了一口气，说：“四爷呀，你这四老虎一到，我赵某人就心惊肉跳，知道割肉的又来了。赵某从来不敢得罪‘小人’啊！你就是我员外的克星！”

四爷笑笑，“小气了不是，我是咬着牙才张了尊口，区区二十五斗对赵老太爷是九牛一毛啊。算我姓洪的欠下你的，到时候，我还你。”

“呵呵，四爷什么时候讲起了信誉？难得难得。难道进了老虎口还有吐出来的道理不成？”

“吐是吐不出来了，可我四老虎记在心上就是。”

狼来了

洪四爷在赵老太爷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吃过早饭，就骑着他的枣红马往回走。洪四奶奶一直想到哨子河街来看一看，四爷没有领她来看过，说有机会领她到岫岩城去看一看，走一走，那多有气派啊。

四爷靠着一张嘴，能够在附近几百里方圆左右逢源，呼风唤雨，令很多乡绅们不服气，但是，每到关键的时候，没有四爷的出面，他们很多事情就摆不平。四爷的嘴不是吹出来的，三寸不烂之舌，确就能说成事体，你服你不服都没有关系，现实在那儿摆着。

四爷虽然是个天生的外交家，在外边叱咤风云，在家里却是横草不拿竖棍不沾，什么推碾子拉磨，柴米油盐，他全然不管。生活上的家务事，全由四奶奶一个人承管起来。四奶奶任劳任怨，担其一家的大担。

不觉之间，四爷骑着枣红马就到了大洋河边。这大洋河，源头也是在岫岩境内，与海城的交界处。大洋河有个特点，它的宽处不在入海口的下



游，而是在中游——三道河畔和曹家堡子，进入凤凰城地界的沙里寨，水却少了起来，多数河水进入了地下，成了一条暗河……

大洋河的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河东的山河西的平原也都是白雪皑皑。四爷放眼一望，洪家沟家家户户的草房上空都升腾着袅袅的炊烟。马上就要到家了，四爷想。唉，赵老太爷又帮助解决了一件大事。

枣红马忽然腾起前蹄，嘶嘶长鸣起来。它不再往前走了，显得局促不安。它的前蹄刨着雪地，雪花四溅飞起。洪四爷翻身下马，他四外左右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四爷又翻身上马，枣红马恢恢长嘶，不肯前进半步。四爷很纳闷，莫不是遇到豺狼虎豹了不成？四爷又一次翻身下马，仔仔细细地四外看着……

忽然，在四爷左前方的雪地上，有一个大雪包。这个雪包很特别，它突出在一片平整的雪地上。四爷放好缰绳，一双穿着靰鞡鞋的大脚，吱嘎吱嘎地踩在雪地上，直奔雪包而去。

四爷到了雪包跟前，雪包还在上下轻轻地动。四爷的心跳加速了，脑门上的汗流了下来。

这里边是人还是动物？不，不可能是人。马对人味是不敏感的，只有对豺狼虎豹才能有特殊的感觉。四爷蹲了下来，屏住呼吸，雪包上的雪时而动一动，时而停下来不动。四爷摘下棉手闷，用双手扒雪堆。雪在四爷的手里化成了雪水，一会儿又结成了冰渣。一头奄奄一息的母狼！这头母狼有些老，而且瘦骨嶙峋。它的后左腿凝结好多血水，血水上沾满了雪疙瘩。四爷眼尖，一看就知道那是枪伤。这头可怜的狼还有生命，四爷高兴了。狼皮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尤其是带着活气的狼，那皮很神奇。躺在它的上边，如果遇到危险、紧急情况，狼皮上边的毛会自动竖起，警告你有不寻常的情况。多少胡子头、土匪王们都想得到这样一件宝贝呀。死狼皮可以得到，活着的狼皮难求！

母狼艰难地睁开那双蓝绿的眼睛，失神地望着四爷。四爷看得明白，它的眼神里有一种无奈，有一种乞求，有一种绝望的呼救。它就这样地看着四爷，四爷的心软了，是不是该救一救它？它感到四爷好像没什么恶意，才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后欠欠身子，身下有一只小小的狼崽子，嘴里还衔着母狼那干瘪的奶头……

四爷大受感动，舔犊之情溢于外表。母狼哀求地望着四爷，拼尽最后的力气把嘴张了张，它没有能够发出声音来。四爷知道，它想说点什么让四爷明白。四爷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把那只小狼崽子抱在自己的怀里，解开自己的棉袍，把小狼崽子放了进去。那只母狼很幸福很安详地望着四爷，慢慢地合上了两只狼眼。它放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爷用两只靰鞡鞋胡乱地在雪地上弄了一个坑，用雪简单地把母狼埋上。四爷骑上枣红马，抖开缰绳，马踏雪地张开四蹄，飞奔而去。



第二章 金钱豹出没，误打误撞逞英雄

四奶奶又生了一个带把儿的，这是第五个儿子啦，五虎将。四爷风风火火地进了家，把小狼崽子放到炕上，就到正屋去看四奶。五儿子哇哇的哭声，揪着四爷的心。

小狼暖过来，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叫了起来。二先生回来，看到炕上的狼崽子，把它抓了起来，举在手里。小狼崽子饿得直叫，二先生傻了眼，不知如何办是好。四爷拿着一碗奶，递给二儿子，说，喂它。二先生就一手接过碗，小心翼翼地喂它。狼崽子津津有味地喝起来，喝着喝着，高兴起来，在二先生怀里撒起欢来。它喝的是四奶奶的奶，四奶奶刚生了五儿子，奶水正旺。

二先生也高兴了，他抱着小狼，在屋里走来走去。小狼眨着蓝眼，看着二先生，很温柔。四爷走过来对二儿子说：“这只狼崽子挺可怜，要好好养它。它的狼母亲为了它，是拼了老命才保住它的生命。”

“我知道了，玛玛。”

这时，四爷的大儿子三儿子也都从外边走回来，在地上跺着靰鞡鞋粘着的雪，带来一股寒气。大家围着小狼崽子左看右看，七嘴八舌地说着狼的很多坏处——凶狠、狡猾、残忍等等……

四爷摇摇头，对孩子们说：“你们听着，狼也和人一样，那狼妈妈在死前对我的眼神，我一想就揪心。它求着我，看我把小狼崽子抱了起来，才慢慢地合了眼。”大儿子问：“玛玛，那狼妈妈在哪了？”四爷说：“在（洋）河东岸黄泥坎子斜上方，现在估计已经冻成冰坨坨了。”

东屋里边四爷的五儿子在充满生命力地啼哭，西屋这边小狼崽子在咪

咪地低声嗥叫。邻居家的半大孩子们也来看热闹。四爷的大儿子对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说：“明天早上，我们去大河玩。”

大家一致响应。

四爷的二儿子却一声不吱，他想，这事非同小可。狼肉虽然没有人吃，这狼皮可就大有用处，狼皮到时候归谁呀？他心里边打好了主意，放下怀中的小狼崽子，就走出家门。其他的孩子们还在东一嘴西一句侃侃而谈的时候，二先生找了他最最要好的洪天武，他们两个提前就去了大河。

天知天武来到黄泥坎子，他们在雪地上来来回回地找寻。狼早已死去，被埋在雪地里边僵硬了，一动不动。二先生忽然被脚下的硬物绊倒，哈哈，“我找到了，在这！”

二先生和天武用手扒雪，很快就把母狼扒出来了。母狼已经硬邦邦的，一条后腿断了，只有皮连着。

小哥俩个乐乐呵呵地把母狼抬着，从黄泥坎子走下来，在大河的冰面上一蹿一滑地往回走。冬日天短，太阳没入山里。二人来到河西的杨柳树林子里，他们出了一身的透汗，把狼放下来，想休息一下喘口气。

忽听一阵风响，两个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二先生就觉得一物爬上了他的肩。一只土豹子（金钱豹）的前双爪搭在他的左右肩上。十几岁的二先生来不及思索，本能地用稚嫩的双手擎住土豹子的脖子，双手用力地卡、掐！天武当时就吓懵了。当他缓过来时，拼命地喊救命，救命、救命，可是他的喊声没有人听得见。

二先生已经没有了其他意识，本能地、全神贯注地卡着土豹子的脖子，不使它的嘴能够咬到头上。天武拼命地用小拳头在砸土豹子的后身，无奈拳头太轻，分量不足，构不成致命的打击。二先生顽强地坚持着，他绝不松手。时间一长，土豹子也有点发晕，它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遭遇，虽然二先生年龄小，人在极限的境地时，会有超能量的发挥。他的双手正好卡在土豹子的气管和食管处，时间久了，土豹子也喘气困难。

天武，离开，他跳一个高，把一个杨树杈子咔嚓掰断。他提着树杈子急奔过来，劈头盖脑地向土豹子的头上砸去。他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机械地、盲目地打下去，就是不停，不知疲倦，嘴里不住地就是一句“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到最后，土豹子的脑浆子都被打了出来，树棍子都打飞了，手中剩下短短的一截，他还在打。二先生像个木偶，双手自始至终地卡着土豹子的脖子。天武的树杈子打断了好几节，最后只好用胳膊有一下没一下地抡……

天知天武两人，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亮。四爷和天武的玛玛骑着马找了过来，眼前这一幕，四爷也惊呆了。两个孩子都说不出话了，失语了，木木的，像两个傻子。

回到家里，天知天武都大病一场，好几天都不会说话。

两个孩子打死一只土豹子（金钱豹），四散传开去。有头有脸的人，土豪乡绅，甚至土匪胡子的头儿们都蠢蠢欲动。狼皮和豹子皮，那可是尊贵的象征，也很实用。

最先来找洪四爷的是那姥爷，那姥爷领着他的女儿那翠娥来到四爷家。那姥爷和四爷是磕头的弟兄，同时又想把女儿嫁给四爷的二儿子，这感情可不是一般的。那翠娥这女孩子，天生个性强，她偏偏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和给他们家看家护院的几个武夫混的私熟，有事没事就去学那么几下子。学得都有点男性化了。她去看二先生了，她也一直惦记着二先生。

四爷和那姥爷坐在火炕上，端着小酒盅，吱吱地品着烧酒。那姥爷说：“四嫂子给四哥又生了个五虎将，我这有一百现大洋你先拿着用。”

“那姥爷太客气了。我们哥俩谁跟谁呀。”洪四爷由衷地说。

酒喝到热乎劲上，那老爷说：“四爷，你那狼皮能不能送我，我家里边正需要它。人说睡在他的上面，可邪乎了，有一点动静，那狼毛都乍煞起来。”

“他那姥爷，你该知道，两个孩子可是拼了命的，这一狼一豹，是两个孩子用命换来的。”四爷又想起那天把小狼羔子抱回家的场面。母狼虽然没有（不会）说任何话，那哀求的眼神，和四爷在交流，那没有一点点杂念的母爱，当时就感动了四爷。四爷当时几乎要流出泪来，四爷将小狼抱在怀里时，母狼才满意地、幸福而安详地驾鹤西去。四爷从感情上忍受不了一刀一刀地扒它的皮，四爷本意是想把它埋了。

“四爷，你舍不得给我，那就算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嘛。”

“那姥爷，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舍不得，而是不忍心啊！我想把它埋

了，简单地葬起来。”

“啊？你说什么？天啊！你没吃错药吧，老哥哥？”

洪四爷摇摇头。哎，四爷长长地叹了口气：“它也是一条命呀，我把它的狼崽子抱起来的时候，它的舔犊之情溢于言表，我洪四爷今生今世都受不了，心里酸溜溜的。”

“我明白了。”那姥爷似乎明白了四爷的心境，很通情达理地说：“也好，把它埋了吧。”

四爷和那姥爷是边喝边聊天。那边的婴儿和小狼的哭声叫声不断地传过来。

那只土豹子和母狼，放在家里边的堂屋地角。小狼围着母狼不断地来回走，时不时地拱着母狼，嚶嚶低泣。那翠娥走了过来，看一看，摸一摸小狼，转过身就去小偏厦看二先生了。那翠娥这丫头不喜欢针织刺绣，却喜欢舞弄些棍棒铁尺，兴趣在打打杀杀、刀光剑影上。她尤其喜欢听护院的叔叔们讲那些古代除暴安良的英雄故事。她轻轻地推开偏厦的小门，蹑手蹑脚地进了厢房的小东屋。屋里很暗。

二先生躺在炕上的斜里角。几天了，他都是昏昏沉沉，似醒似睡，阴里阳里，裹在恶梦冥魔之中。他的嗓子紧得好像用黏胶粘住了一样，他说不出话来。老三守在二哥的身边，他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二先生。那翠娥走进来的时候，二先生刚好睁开眼，那翠娥来到他的身边坐下，说：“你好点没有？别着急，事都过去啦。”二先生很着急，不断地眨着眼睛，可就是张不开嘴，说不出话来。

老三说：“二哥这几天一直都这样。半阴半阳，不死不活地躺着，醒了也不说话。”说着偷偷地用左手去擦眼泪。

那翠娥安慰他说：“没事，过几天就好了。”

四爷和那姥爷走了进来。他们俩进了厢房，坐到炕上。那姥爷说：“不能这样硬挺，得去找位先生瞧瞧，等下去不是个办法。”

说话间，天武的玛玛也来了，他人还没有进屋时，话先到了：“老四呀，快想想办法吧！我家的小武疯了。”

“别着急，屋里说话。”四爷沉着冷静地说。街面上谁家有事都找四爷



拿主意，何况是自家的事。

天武的玛玛有种人忙无智的样子，滔滔不绝地说着——天武和二先生完完全全不同。他不是说不出话，而是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没了，他和失语的天知大相径庭，成了话痨。他不仅是说话时发狂，人也躁动不安。

四爷若有所思地说：“是，是。是得想个办法了。”

“四爷，只有一个人能治好他们两个孩子的病。”那姥爷思考着说，“这个人也只有四爷你能请动他。”

“你是说霍老怪？”

“对，就是他。除此之外没有人能救得了这两个孩子。”

“可是这霍老怪，神龙见首不见尾，神出鬼没，居无定所的，我去哪儿找他呀？”四爷犯难了。

“好找。”那姥爷说，“不过，非得你亲自去不可。他应当在孤山的庙里坐佛事，他常去那里。如果不在，在那儿等就可以了。”

“老四呀，那就快去吧，家里的事我替你看。”天武的玛玛是真的着了急。

“好，那我就去一趟。那姥爷，怠慢了你们父女俩啊！”

“快别这么说，救孩子要紧。我也先回家，让小娥在你们家，前前后后帮忙跑一跑腿。”

四爷和四奶奶说了几句，就穿上老藏青棉袍子，带上刮耳狗皮帽子，穿一双别人送的新靰鞡鞋，换了新靰鞡草，系好靰鞡腰子，再在靰鞡腰子上打好绑腿。四爷牵出枣红马，翻身上马，一抖缰绳，枣红马嘤嘤地张开四蹄，赳赳威风地跑在雪地上，被踏碎的雪花四溅开去。